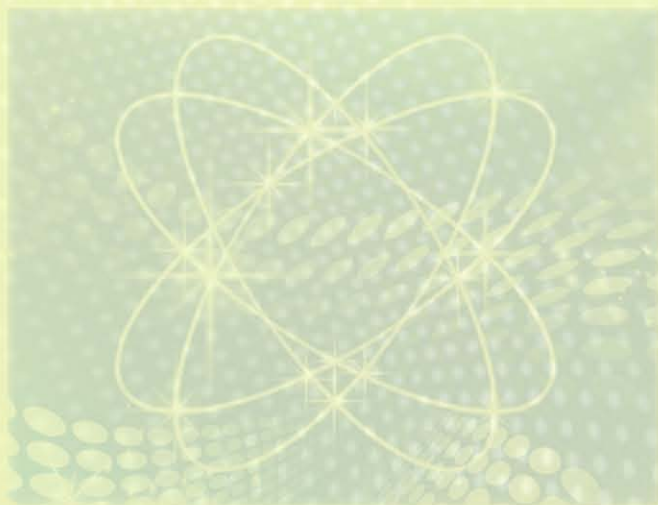


老杜博文选

A 卷下

杜峻晓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老杜博文选 / 杜峻晓著. --西安 :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80680-928-0

I. ①老… II. ①杜… III. ①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1850号

老杜博文选(A 卷下)

作 者 杜峻晓
责任编辑 曹彦史婷
封面设计 高薇
版面设计 张燕
封面题字 钟明善
漫画插图 徐鹏飞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人民日报社西安印务中心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插 页 2页
字 数 千字
印 张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 -
定 价 66.00元(上下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2010年8月,老杜在汤加王国



目 录



总书记记住了那个农民的名字	001
小平夫妇与继母夏伯根的不了情	003
佳节怀念邓小平	005
周总理为何泪洒延安	012
写稿是责任,写博也是责任	015
麻雀屎的功效	017
月饼的过去与现在	019
晋南人过节为啥送馒头	021
看戏趣事(1—4)	024
老大唾沫抹眼的故事	033
何不快乐地活着	036
章含之和洪君彦的事关我们何事	038
关于狼的记忆	040
世界上真的有鬼吗?	043
十大新人博客之评选	045
杜版元旦博论	047
这场下错地方的雪	049
赵本山临死前最惦记谁	051



忘不了的延安	053
美女鼓手	055
地震带来的快乐	056
让女人优雅地变老	058
执著还是放下?	060
9分钟的结业仪式.....	062
王刚他妈建议儿子演好人	064
那幢80年的老楼	066
养生神话最能骗女人	068
富婆借了哪个男人的种	071
波兰阉割强奸犯	073
谁让你惹煤老板	075
为何受伤的总是警察	078
当骗子呼吁打假	080
夏日里的女人	082
老杜他爸	084
夏天就该热	087
女特警的三秒四枪	089
包裹里的石头	091
汤加女人	093
笑侃汤加	095
被黄世和感动	098
牵挂空难男友微博催人泪下	102
男人之恭与女人之经	104
总有一种疾病无法医治	106

老杜工作

陕西彬县行——难忘的堵车记忆	111
陕西永寿行——寻找曾经的槐树林	113

感谢关心支持陕西分社的领导和朋友	115
陕西乾县行——看望老乡武则天	118
人民日报派出机构从“站”到“社”的变化	119
陕西分社与印务中心的手足情	121
写作技巧,有吗?	125
为榆林市严核记者身份说几句话	127
今天要喝“满月酒”	130
干杯,无奈的邂逅!	132
从西安到延安	134
走进总书记曾经到过的地方	136
在延安农家过大年	137
记者采访中的“循环经济”	139
老杜在杨凌	141
昨天“娶媳妇”回家	142
老杜耀州看厕所	144
我们的分社我们的家	150

他山之石

《有些女人为何喜欢被腐败官员玩弄》读后	153
沙叶新名片与杜峻晓博客的个人资料	155
用心·创新·诚信	158

后 记

.....	161
-------	-----

老杜
随笔





总书记记住了那个农民的名字

(2010.04.07)

应“百里晴川”博友的要求，老杜今天就讲一讲锦涛同志在安塞县的故事。

在著名的“腰鼓之乡”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县，胡锦涛总书记记住了一个农民的名字：康海发！

去春，老杜到陕西工作后首次赴安塞县，晚饭时，县里同志说，今天我们去候沟门村老康的农家乐用餐。在那里，老杜方才晓得这是总书记到过的农家；在那里，老杜知道了康海发这个名字。今年除夕，老杜下基层采访再赴安塞县，又一次来到康海发家。坐在老康家明亮的窑洞里，老康比划着说，当年总书记到他家时，坐在什么地方，用怎样的语气和他拉家常。说着，老康把老杜“导演”到一个位子，乐呵呵地说，总书记当年就坐在这里。

老康回忆说，当年听说总书记要到他们家过年，全家人既紧张又激动。总书记到家后，和蔼可亲地与大家拉家常，问全家有几口人，每年收入多少，老康一下子就不紧张了。接着，总书记又跟他们炸油糕，包饺子，和他们一起吃年夜饭，扭秧歌，就跟家里的成员一样。康海发说，总书记包的饺子形状可好看啦！说完，哈哈笑起来。

总书记在康海发家里过大年，成为轰动安塞的一件大事。康海发不仅成为当地的一个新闻人物，康海发的家也成为许多要到安塞必须看一看的“特殊之家”。要不说这个老康蛮有头脑呢，他跟家里人一商量，干脆在家里办一个农家乐，既满足了大家来看一看总书记曾经到过的农家的愿望，还可以借此机会给家里增加收入。这个建议得到全家人的一致响应。只不过几天工夫，农家乐办起来了。老康在窑洞里摆三桌，在院里摆四桌，接

待南来北往的客人。老康原以为靠家里人忙活就够了,哪知道生意特别好,老康不得不雇佣了两名厨师和几名服务员。

总书记在老康家过年,给老康家带来了说不尽的喜气,老康的农家乐每年平均收入12万多元,老康还担任着村里的大棚菜技术员,每年还有1万多元的收入。这小日子过得,啧啧!康海发脑子绝对够用,在他家门前的马路上用铁皮做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着“总书记在康海发家过大年”,借此吸引更多游客光顾他的农家乐。

将近两年之后的2008年11月,胡锦涛总书记再次来到安塞县调研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在安塞干部群众的一张张笑脸中,总书记问身边的干部,康海发呢,怎么没见老康?老康对老杜说,时间过去快两年了,我以为总书记早把我忘记了,我一直在人群里,远远地看着总书记。这时候听到有人喊,康海发,总书记找你呢!我急忙从人群里挤过去,来到总书记面前,紧紧握住总书记的手,总书记对我说,我就说怎么没见老康呢!总书记还对我说,我是村里的蔬菜技术员,不仅要个人致富,更重要的是帮助大家致富。我拼命点头,响亮地说,一定按照总书记的话去做。

康海发对老杜说,总书记的工作多忙啊,他见过的人成千上万,可他还记着我这个农民的名字,太让我感动啦!

胡锦涛总书记记住的何止是康海发一个农民的名字,在他博大的胸怀里,分明装着全国数以亿计的农民!

网友留言

蓝箭

心溶百姓身溶众,
爱意责溶布衣福!
人民领袖人民爱,
国昌世林共美载!



小平夫妇与继母夏伯根的不了情

(2010.05.04)

一代伟人邓小平有个继母，名叫夏伯根。从年龄上讲，夏伯根仅长小平四五岁，她嫁给了小平的父亲，便成为小平的继母。小平自1950年第一次见到继母夏伯根，便决定把她留在身边，从此，邓家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的不了情。

老杜在阅读这篇篇幅不长的纪实文章时，数次为小平夫妇与继母夏伯根的深情流下热泪。

小平尊重继母。小平同志并没有因为夏伯根与自己年龄差距小，是自己继母，而放弃了对夏伯根的尊重。让夏伯根当妻子，是父亲的选择，作为儿子的小平，他必须尊重父亲的选择，而对父亲最好的尊重就是尊重他的遗孀。在所有报道中，老杜没有看到小平是否称夏伯根为“妈妈”，但在小平心中，他分明把夏伯根看得比自己的亲生母亲还重。就世俗之人看来，小平若想丢掉继母这个“包袱”，有的是机会。比如，1952年小平进京工作，夏伯根心里没有底气，试探地问，我还去吗？其中的潜台词无非是，如果他们不喜欢她这个继母的话，完全可以用委婉的言辞将她留在四川。可是，小平没有这样做，他早作好了带继母进京的打算。不是亲生母亲，胜过亲生母亲，小平对夏伯根的尊重，让母子二人心脉相连。半个多世纪，夏伯根深深地融入了这个大家庭，无论是在小平工作顺利的时候，还是在小平遭遇逆境之时，母子二人相互搀扶，不离不弃。小平逝世后，对夏伯根的攻击何其大，她滴水不进，陷入对儿子的深深思念中。

媳妇孝敬婆婆。小平夫人卓琳，在婆婆面前，扮演了一个贤慧媳妇的角色。她像小平尊重父亲的选择一样，卓琳尊重丈夫的选择。在丈夫决定

把继母留在身边时,她第一个拥护丈夫的“决定”,并且对孩子们说,他们家不分亲奶奶,继奶奶,一律叫奶奶。卓琳对婆婆的称呼随了孩子们,也叫“奶奶”。可以想象,正因为有了卓琳对婆婆的尊敬,才换来了邓家的团结和谐;正因为卓琳对婆婆的尊敬,她才像一座桥梁那样,沟通了小平与继母、孩子们与奶奶之间的关系。我们想象一下,假如卓琳是个小心眼,今天看着婆婆这里不顺眼,明天看着那里不顺眼,隔三岔五在小平跟前打“小报告”,邓家早就鸡飞狗上墙,难得安宁,夏伯根能否一直留在小平身边,尚难预料。有人说,夏伯根在小平家里缝联补绽,吃苦耐劳,对孙辈们关爱有加,邓家可能离不开夏伯根这个“劳力”吧。错!以小平的高级干部身份,什么样的工作人员和保姆找不到,岂能把继母当“劳力”?

相濡以沫的真情。从夏伯根融入到邓家,祖孙三代便成为快乐的一家人。在半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小平与继母夏伯根不是母子,胜过母子。特别是“文革”开始,以及发配到江西“劳动改造”,小平的政治生涯跌入低谷。在那般艰苦的环境中,在那般看不到天亮的黑暗中,小平夫妻与夏伯根同经风雨,共历苦难,没有半句怨言。就夏伯根来说,她没文化,不会讲大道理,她唯一能做到的就是默默无语,为儿子和媳妇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尽管小平体贴继母,不让她干重活,可她哪里肯闲着,一家三口开荒种菜,学着自己酿酒,做豆瓣酱,共同扶持着走过那段令人煎熬的岁月。

1997年2月,一代伟人邓小平逝世;2001年,小平继母夏伯根辞世;2009年,小平夫人卓琳逝世。一家三口,去了同一个地方,他们的母子情、婆媳情还在延续!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贡献无人可比,他尊老、爱老的高尚情操同样值得我们学习和尊敬!



佳节怀念邓小平

(2009.10.01)

在今天这个喜庆的日子里,老杜格外怀念一位慈祥、睿智、极富爱心的老人。他的名字叫邓小平!

可以说,没有小平同志,就没有老杜的今天;没有小平同志,就没有整个七七届大学生命运的改变!

1975年1月,老杜从万荣中学高32班毕业后(那时还是小杜),极不情愿地回到我的出生地七庄村。那时我很年轻,爱虚荣,觉得念完书回到家里是件丢人的事,就想在县里哪个小工厂当临时工,别人问起来,说在县里做事,脸上有面子。1974年学习小靳庄,所有单位都跟疯了似地排节目,搞演出。老杜读小学时就在乐队,上了高中仍在乐队,有点小名气,县印刷厂排节目,就把老杜邀请去,给他们搞伴奏(老杜走穴早,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那时候好多人最爱唱的是《老房东查铺》(就和今天唱《走进新时代》、《青藏高原》差不多),老杜就用板胡拉《查铺》等一些当时最受欢迎的曲子。老杜在印刷厂尽心尽力,其实是有小算盘,如果被印刷厂看上,在我高中毕业后能留下当临时工,就再好不过。可是,老杜的小算盘没打响,印刷厂不要临时工,或者说不要我这样没面子、没后门的临时工。因为学习小靳庄风头已经过去,老杜的用处不大了。

回到村里,村里人见到老杜都问,回来了。我说嗯。村里人说,早知道念完高中还得回来,不如不念。我说,可不是咋的。为迎接老杜的胜利返乡,我奶奶从家中有限的资金里拿出一笔钱,给我准备了两件工具:一个是万荣农村常用的三齿镢,一个是小平车。老杜把沉甸甸的三齿镢掂在手里,内心感情很复杂地说,今后就要与你为伴,靠你挣工分。老杜的父亲那

时在山西省临汾地区文化局创作组工作,文革中写作品,写啥都不对,所以基本处于赋闲状态。他对他的儿子说,虽然回到村里,但你学习不能丢,万一将来有机会考大学,就有用处了。老杜啥话都没说,考大学,不会是做梦吧!

我们那会上大学,要说完全没机会,不一定对。当时的政策是,高中毕业,在农村锻炼三年,便有了推荐上大学的资格,推荐首先从表现好的贫下中农子女中考虑。我家是中农成分,在成分上不占优势,但老杜属于那种自小听话、表现好的孩子。当时村中贤达分析老杜上大学的形势,锻炼期满第一年被推荐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贫协主席的女儿得首先推荐,她正好与老杜同年高中毕业。第二年虽然不能说板上钉钉,但可能性还是有的。也就是说,若不出意外,老杜有望在1979年被推荐上大学。

说起当时推荐工农兵上大学,除了推荐,简单考试还是要的,且大多为面试。某大学考官面试一考生,曾给某考生出了一道“难度较高”的数学题: $1/2$ 加 $1/2$ 等于多少,考生脱口而出, $2/4$!考官没把持住,溜到桌子下面去了。考官为某大学政治系招生,问考生,三座大山是什么。考生略加思索之后说,太行山、王屋山、五台山。考官大惊,满地找牙去了。某考生报考外语学院,考官想摸下学生外语底子,你先讲句外语听听。考生模仿日本鬼子手握刀柄状,大声喊道:巴格呀鲁!考官皱眉摆手,好了好了,过啦!这些可笑但又让人笑不起来的笑话,不能怪那些考生,要怪那个时代。

话说老杜找队长报到,向队长要活干。队长说,回来就好,要注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你给饲养室拉水去吧。给饲养室拉水用的是两个大油桶,每个桶能装6担水,放在一个车上,套上牛,到8里以外的北解村池塘里去拉。返乡后,老杜的第一任工作是牛车司机。老杜是第一次干这活,不会套车,不是肚带没系紧牛跑了车留在原地,要么就是牛不听话转弯太小把车赶翻。无论怎样,人民公社的牛每天都要喝水的,老杜得把饲养室水拉满。现在想来,北解村群众够宽容,外村人到池塘拉水,没人管,想怎么拉怎么拉,放在现在可不行,非收钱不可。老杜那时要提着两只桶从深深的池塘里舀上水,再灌到大桶里去。老杜刚开始还用扁担,后来就用俩手往上提,练出了相当的臂力。再后来电影《少林寺》中和尚们提着水桶练功



夫,都是从模仿老杜当年池塘提水而来的。

老杜在村里,出过牛圈,割过麦子,运过麦子,用自行车驮过茅粪,哪里需要到哪里去。不为别的,就为表现好点,推荐上大学时有老杜的份儿,同时也给家里挣些工分,虽然一个劳动日的分红只有一毛多钱。记忆最深的是拉着小平车往地里送粪,我们生产队的地远,队里规定一天拉六趟。老杜二话不说,跟其他人民公社的社员一样,一大早起来,往馍口袋里装一个馍馍一根葱,空车返回的时间,就是早餐时间,在路上就把油加满了,类似现在的飞机空中加油,回来后再把粪装满送到生产队地里。老杜送粪时穿的布鞋,因为劳动强度太大,三天后就松得不能穿了。老杜让奶奶把后面缝起来,继续穿上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前行。但鞋的空间是有限的,不能老缝呀,一直缝下去,就比我奶奶的小脚鞋还要小了。那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家里的布鞋咋恁不耐穿呢! 如果现在穿上耐克鞋往地里送粪,那多牛呀,哈哈!

后来终于有个机会让老杜去干一个体面的活儿,那就是到村里的学校当民办教员。以前为啥没这个机会,因为老杜的母亲在村里学校当教员。我妈文化不高,但幼儿园教得好,主要是有耐心,所以就一直教幼儿园。老杜上高中的时候,老杜的母亲低烧咳嗽盗汗,后被诊断为肺结核。按说这种病是传染病,不能带学生的,但村里人不懂那个,只要不倒下,能教就教呗。老杜那时无知,不晓得结核病的严重性,也认为只是咳嗽,没啥大不了的。我在村里干了一年多农活,我妈的病越来越重,后来实在坚持不住,说得回家休息。我妈就跟村里说,她想养病,让她儿子老杜到学校顶她当教员,她好了再把儿子换下来(谁知道她再没有把儿子换下来的机会,与疾病抗争数年后,终归失败,于1983年春天扔下三个儿女撒手西去,写至此,老杜已是泪水涟涟),村里答应了。这么着,老杜换上身略微干净的行头,到村里学校当了民办老师。

当年村里学校正好缺音乐老师,校长说老杜来得正好,把四年级以上的音乐课带起来。老杜天资聪颖,连学带蒙,六年级时就与由学校老师组成的乐队一起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伴奏,先拉二胡,后来竟然上位于拉板胡(相当于交响乐团第一提琴手),高中又学会吹小号,算是村级音乐家。

老杜记忆力奇好,再长的乐谱,拉几遍后就扔到一边,不会出错。可是,教音乐课用板胡或者二胡是不行的,用风琴最好。村里学校有一架脚踏风琴,但我从来没弹过。老杜的勤奋与聪明派上用场,苦练一周,总算蒙事儿般地连弹带唱了。老杜选了一首《登山攀高峰》的歌教学生唱,上课时让学生把风琴抬到教室,下课再抬走。老杜除了当音乐教员,还代几节常识课,就讲水土保持,二十四节气歌之类。当教员这活不错,比在村里干农活轻省多了,老杜顿生从地狱进天堂之感。

但是,老杜仅得意了一个多月,被校长喊到他房去了。老杜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果然,校长说,村里群众有反映,当老师怎么能世袭呢,他妈不干了,不能让儿子顶呀,应该让贫下中农推荐更合适的人选。群众有此反应,我们不好说什么,你先回去吧,如果以后有机会,学校会考虑你。老杜当时就被打蒙了,我靠,首次从教,教龄就这么短?想乞求校长把老杜留下,但生来心高气傲的老杜又给人说不了低声下气的话,卷起铺盖,就像眉户戏《一颗红心》中许老三被生产队解除不让当饲养员那样,回到家中,重新加入农民行列。

那段时间,是老杜生命中最晦暗、最耻辱的日子,自己的命运完全不由自己掌握,顶替母亲当个破民办教员,还被称之为世袭。我妈听说学校不让我干了,唉声叹气,说丢了她的人,埋怨我是不是教得不好,老杜委屈得没法说。

农村大搞冬季农田基本建设时,老杜主动申请当了司号员。每天五点钟就起床满村吹号,把农民群众往地里吆喝。如果逢到公社、县里检查农田基本建设,起得更早。大冬天的,五六点到地里,天黑得看不到手脚,怎么干活呀,村里人都围在一起烤火,等天亮后再干。那时候社会全疯了,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干到腊月二十九,吃完饺子再动手”,经常挂在我们嘴边。

又过了几个月,老杜终于得到了复出机会。忘记是谁找老杜谈的话,说可以再到学校去当民办老师。老杜想搭下架子,说考虑后再定。老杜奶奶怕她孙子犯倔,失去复出机会,劝道,还是去吧,到学校日不晒雨不淋的,天天都有12个工分,多好呀,抽空还能看看书,你学的那些还丢不了。老杜



奶奶就用这种最朴素的语言将她的孙子打动，老杜重新打起铺盖卷，二次出山。

老杜二次出山后，没当音乐教员，而是担任了三年级班主任，哈哈，这是老杜的第一个职务，当主任了。三年级是包班，语文算术全教，每天课排得满满的，不过老杜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唯一不能忍受的就是身份问题。那时，在村里学校的教师队伍中，一种是公办教师，这是地位最高的，是正式职工；一种是在县里备案的，称为县民办，排位第二；还有一种是村里同意你到学校教书的，称之为黑民办。老杜就是黑民办中的一员。公办教员吃着公家饭，水平还算高，一般不刺激我们黑民办。县民办则不同，他们总是在言谈话语中漂凉带刺，说他们县民办怎样怎样，好像比我们高出一等，老杜甚是不服，心里说，有朝一日也要当个县民办，让你看看。

说起老杜那时在村里学校的收入，那是老杜打出生以来截止那个时期收入最高的阶段。前文已经提及，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星期天，或者学校放农忙假，每天12个工分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还有每个月3块5毛钱的民办教员补贴。老杜头一个月执教期满后，从总务处领到属于老杜的3块钱（水灶费扣掉5毛），立马觉得自己就是大款了。3块钱呀，我靠，一个劳动日1毛多，顶多少个劳动日呀。

老杜再次受打击是黑民办转县民办的时候。按老杜的教学水平和条件，转县民办应该是裤裆里抓那个，十拿九稳的事。然而，好多你越认为稳当的事，越是会出错。转县民办名单公布后，偏偏没有老杜。老杜很沮丧，老杜很无奈，老杜想找人说理，但不知找谁，只好自己给自己宽心，下次还有机会。

人不可能总走背字。“四人帮”垮台后，老杜时来运转。老杜的父亲几经周折，从临汾地区调回运城地委文教部，算是离家近了，继而当上业务处副处长，算是杜家最大的官了。比他爷爷强，他爷爷是个开麻铺生意的；比他爹爹更强，他爹爹20来岁就找马克思报到去了（估计现在都没找到地方，因为不认识那大胡子是谁）。与丈夫两地分居多年的老杜的母亲终于修成正果，随夫到运城治病去了。老杜的父亲有次回到家里，对他正在担任民办教员的儿子说，据内部消息，小平同志复出后，可能重新恢复高考制度，

你要好好复习,准备高考。老杜立时眼睛一亮,从大学出来,那就可以当公办教师了呀,哇靠,太好了!还有在临汾时与老杜父亲关系甚好的萧康叔叔(后来调回江苏了,现在不知在哪里,看到老杜的博文后尽快联系)来到我家,“考察”了老杜的工作地点后,对老杜说,你一定要抓住机会,把大学考上,你看你家里的情况,你母亲病成那样,你父亲得照顾她,你奶奶一天比一天老,家里将来全靠你呀!一席话说得老杜差点没掉出眼泪来。没啥说的,复习,使劲复习。

再后来,广播里广了(哈哈,老家人都这么说),报纸上登了,高考制度要恢复了。老杜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复习得灰天黑地。

正式上考场那天,老杜借了一块手表戴在手上,兴奋得半宿没睡着,好不容易睡得迷迷糊糊,有人敲门。谁呀,我!是老杜的奶奶喊她孙子。我说,这才两点,还早呢。我奶奶的口气坚定得不容置疑,不管几点,你起来。回到家,老杜奶奶早把饺子包好了,吃完饭,还不到四点钟,再歇一会。老杜奶奶怕她孙子睡过头,过一会就喊一声。到点后,老杜骑着曾经驮过茅粪的那匹战马奔赴考场。中午吃了块馍馍就苹果,下午接着考。说到这里,老杜得数说现在的孩子几句,如今条件多好,你们参加高考,全家几个大人陪着,又是租宾馆,又是订饭菜,看看杜叔叔那时,完全是单刀赴会,啃干馍,喝自来水,啥都没耽误。

入学通知书送来那天,老杜正在与奶奶配合着从红薯窖里往外吊红薯。我奶奶下到窖里把红薯捡到筐里,再由他孙子吊上来。邮递员把通知书送到我手里,我奶奶正在下面抬头向上喊,快吊呀。老杜对他奶奶说,奶,通知书来了。我奶奶啊了一声,两只小脚踩着红薯窖的脚坑,像猴子般飞快地从窖里爬出来,把通知书展开拿在手里,指着说,这个是杜,我认识,这个是你的名字吧。我说嗯。我奶奶忽然眼睛就湿了,说,我娃出息了,出息了。

老杜走进大学校门时,穿的是土布衬衫,蹬的是奶奶做的千层底布鞋,不会讲一句普通话,没有见过上下床,以至于从上下铺旁边的梯子爬到上铺后,不晓得把鞋脱在哪里,闹了许多笑话。

班里同学分组学习讨论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感谢邓小平,我们